



## 诗意春天

■ 辽宁营口 陈裕

小城的春天在冬末的风雪飘零里慢慢苏醒,在似暖还寒的夜风中,清冷的星光也逐渐变得温柔起来。虽然田野里依然残存着冬日里的萧瑟,可暖暖的阳光把最后一点的寒冷消融在季节的交替里,春天的脚步更近了,大地已听见它的声响。

田野里,土地日渐湿润,有如写意的山水画,在土色的底图上,挥洒着形态各异的线条。田埂上的小草渐吐绿芽,期盼有更多的阳光,把心海照亮。道旁的树枝伴着暖风起舞,蜿蜒的手臂想把春天的绿衣披上。阳光透过树丛,斑驳地撒满大地,似孩童胡乱地在地上画着顽皮的符号。远处的山村,浸没在春日的氤氲里,有一丝丝分明,有一丝丝朦胧,不时有鸟在浅蓝的天空上恣意地玩耍,春日的天空如广阔的原野一样善待生命徜徉。

我留恋春天里的色彩,绿是主旋律,配角中黄色点缀。各种生命在悄然无息地准备着、准备着,等待着春雨的第一次滋润。春天也是播种的季节,一路播种过去,就是播撒希望的种子,等到金灿灿的秋季收获时再回望春日里的勤恳,欢喜的情绪荡漾着,没有辛劳的付出,哪来硕果累累的获得。自古以来,以农为主的华夏儿女早已把勤劳作为传统一代代继承。中华民族有许多的美德,沉积在民族的意识中。随着人口的繁衍,不断拥揽各个朝代的优良文化,汇干流而成一股,以礼服人,以德治国,诸多人性化的可亲更让每一个中华儿女享受有春天般温暖的精神沐浴。

每一年的春节过后,人们都期待着春天的来临,这种期盼里,有衣着的春化,色彩的艳丽;有目标的规

划,在春天里定下一年的打算,带着萌发的激情,在春意满天的时光里,向着未来出发。一年之计在于春,古时诸如此类的谚语把春天形容得生动如栩。常言有云:万事开头难。春天是一年中第一个季节,它需要克服冬天微寒的余威,迈开被羁绊太久的步履。这恰似人的出生,伊始就如一张白纸,后再添满人生写意,与春天的徐徐将进何其相似。

曾无数次在春天里远行,把心情点亮。每一次与春季结伴同行的日子,都会引来感慨无数,抒写多情。这里有希望与畅想的同邻相依,这里有理想与梦想的此起彼伏,激荡在春风化雨的岁月里,每一次风雨,都是一次心灵洗礼的良机,望春而知春暖,在春而晓春明,才不负此生与春的情意。春天也是勤劳的开始,先把勤劳的种子一点点种下,虽然结出的不一定是耀眼的花朵,可一样会芳甜持久。只要用心去经营,用真情浇灌,即使生命力再弱小的嫩芽,也会迎着春风,灿烂自己的笑容。

春天的清晨里把朝阳托起,让火红成为生命里永恒的色彩,跳动的不仅是心,还有思想和灵魂。春天的中午里把温暖传承,让火热的感动化为岁月里不变的温情,火热的不仅是心肠,还有血液和品性。春天的傍晚时把暮色凝练,让悄然的宁静感染多垢的心境,淡定的不仅有心态,还有交往时的从容与豁达。

春天是一个多梦而又诗意盎然的季节,在不同人的眼中就会有不同的意境,但无论如何你如何比喻春天,它都饱含着自己独特的风情。如果每一个人都用春天般的情怀对待生活,那么这样的人生里注定会处处皆为美丽的风景。

## 一声轻雷惊蛰后

■ 广东中山 甘武进

雨水过后,气温逐渐回升,春天加紧了前行的步伐,惊蛰就来了。它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的开始。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陶渊明平实地写道:“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范成大却写得婉约如画:“幽蛰夜惊雷奋地,小窗朝爽日筛帘。”

事实上,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天气变暖才是使它们结束冬眠惊而出走的原因。此时冬虽过,倒春寒却常光临,万物复变得艰难。“春天孩儿面,一日三变脸。”有时候,风从脸庞拂过,瑟瑟的夹打着衣襟,使人感到寒冷。特别是北方,二月到了也不敢将棉衣撤下,甚至三月了有的地方还会下起桃花雪。雪映桃花,景致壮观,惹得无数文人诗兴大发。宋代张元干写道:“老去何堪节物催,放灯中夜忽奔雷。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蟆也出来。”惊蛰的一声惊雷,让蛰伏的虫儿从严寒桎梏中苏醒,争先恐后挤进春天。陆游道:“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抒发在惊蛰时听到滚滚春雷后那种充满希望的兴奋心情。惊蛰的雷声,让春天真正拉开帷幕,它是大自然为人类奏响的一曲春歌,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才彻底退出大地的舞台。

白云在空中慵懒地飘浮着,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杨柳风里,一池春水扯出了层层褶皱,泛起片片微澜,低吟浅唱渐行渐远。河边的杨柳不甘寂寞,枝条上一粒粒芽苞,悄然萌动。田野里,杏树、桃树枝头的花苞膨胀起来,呼之欲出;小草争着破土,露出嫩绿色的眉眼;返青的麦苗,青翠欲滴,汇成了绿色海洋;鸟儿在枝头跳来蹦去,唱唱和和……世间万物焕发勃勃生机。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惊蛰,把懒散一冬的农人的心收回了。北方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季节,农民纷纷步入田间防旱保墒。唐诗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农谚说:“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江南小麦已拔节,油菜见花,农民适时除草、追肥与灌溉,好的收成缓缓而来。

唐代元稹《惊蛰二月节》,惟妙惟肖地展现惊蛰时分的绝美画卷:“阳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时候争催迫,萌芽互矩修。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惊蛰到来,春光普照大地,人们在农田里忙碌着春耕春播,美丽动人的画卷带给大家收获的希望,人们仿佛已看到秋天金灿灿的丰收景象。“一声轻雷惊蛰后,细筛微雨落梅天。”推窗望去,春光明媚。“杏花村酒寄千程,佳果满前莫问名。惊蛰未闻雷出地,丰收有望看春耕。”惊蛰,给人们带来了忙碌,带来了希望的再现。让我们合着自然规律的节拍,拾起青春年少的心,播种希望的好日子,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驿站,收获幸福与美满。

## 听雨

■ 江苏南京 熊代厚

春天已经来了,但仍是很冷,甚至到了零下。春风也来过,但并未绿了江南。黄昏又来了,天地暗了下来。雨跟着黄昏,随着冷的风。我静静地坐在窗前,听冷冷的雨。宽大的芭蕉上一颗硕大的雨珠,通透明亮。风轻轻地弹了一下,珠碎玉溅,没留一丝的痕迹。一枚逃过寒冬的枫叶落在青石板上,在雨里更加的红。一切都静了。雨仍在下,淅淅沥沥。想起那个遥远的秋夜,想起曾经一道听雨,想起那个落寞的诗人,整个人生都是在绵绵的雨中。

巴山的夜雨已涨秋池,他想念千里之外,何日是归程?何日能共剪西窗之烛?何日能共剪呢?春风剪了绿柳,海棠剪了红花,雨声剪了长梦。门前的池塘里是残荷,雨打在上面,悉悉索索。风把它们进一步地萎缩,深黄浅褐,像一个个披蓑戴笠的老翁。春天是来了,但春天好像仍很远,隔了许多的山,许多的水。在迷离的灯光下,枯荷雨声,幻成一支古老的歌。回到楼上,一个人在这静的夜,继续听这早春的雨。春寒料峭,一颗敏感的心在雨夜里行走。雨仿佛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随风潜入,在窗外轻轻地呼唤。

那个初秋的夜晚,也是这样的雨,那迷离的灯光,那醇醇的河水,那旋转的裙裾,那如花的笑靥,都幻化在这雨里。那个晚春的午后,也是这样的雨,因为有雨,才有轰响的瀑布,才有飞溅的浪花,才有碎琼和乱玉。雨落在精致的石桥上,桥下是脉脉的流水。雨落在祝英台的红楼上,梁祝在雨的飞扬里挥毫,在雨的轻吟里对弈。还有那悠长的雨巷,那片旧瓦,那青色的石板。雨沉吟在廊坊,轻弹朱红色的窗格,油纸伞,是的,戴望舒遗落的那把油纸伞,伞下人如丁香,结着愁怨,散着芬芳。一颗心,在那飘柔而下的细雨里缓

缓,爱抚地亲吻伞上每一朵花瓣,亲吻着伞下每一寸目光。雨巷,青石板路长得不能再长,雨丝轻扬,在那午后的时光。

光阴不紧不慢,研磨记忆的墨香,汁液刚好是合适的浓淡,书写一纸情长。这沉静的目光,总是如此的熟悉,像是隔了一个世纪的轮回,再次唤起前世的记忆,一瞬间,心安静下来,柔软起来,轻盈起来,温暖起来。这目光,曾漂白了四壁,让一颗心赤裸起来。那姿态,潜蛰在梦里许多年,一下子走了出来。白落梅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前世的久别重逢。”想来是对的。夜已深,寂静,秒针在滴答行走,每一声如答答的马蹄,走在烟雨里,走在古城下,在粉黛墙瓦里缓缓移过,阡陌细草和繁花,在脚下留香。窗外远处的灯光,像是落在了梦里,没有了重量,只有写意。近处的灯光昏黄,播撒着细细的雨丝,忽明忽暗。

雨水会帮人打开许多记忆,被时间弹出的美好与忧伤,足够泡一壶苏红,将长夜沉醉。其实,每一滴雨水都曾都是心跳,每一滴雨水都是秘语,每一滴雨水都是无法复制的孤本,珍藏在最幽深的心隅,只有彼此才能读懂。人生一路,总在听雨,年少的时候,歌楼上听雨,红烛盏盏。后来,在他乡的小船上,蒙蒙细雨,茫茫江面,水天一线,孤雁在西风中。现在呢,鬓已星星,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忽又想起故乡老屋的那一片黑瓦,在雨中浮漾着湿湿的流光。我站在那狭小的门前,听雨如风沙,看雨如帘幕。门前的那棵老杏树,在这雨夜,是否在悄然打着苞蕾?在明天的早晨,会不会有一树的繁花?杏花春雨江南,我惦念着江南那一方小小的城,窗扉紧掩,春帷不揭,在这冷冷的雨夜。